

# 世界羽联宣布下月启动“三局 15 分制” 中国羽毛球队能适应吗？

世界羽联(BWF)日前宣布,为优化赛事节奏、提升观赛体验,本赛季将在部分赛事中试行“三局 15 分制”全新计分体系。5月7日开幕的墨西哥国际挑战赛将成为新规的首个试验场。此外,十项世界羽联三级赛事及各国锦标赛也将参与此次试点。那么,这一新规能成功推行吗?

## “三局 15 分制”,新规不新

依据世界羽联技术委员会公布的细则,新规“三局 15 分制”包含三项关键调整:首先,将局间休息节点从传统的 11 分提前至 8 分,缩短单局的间歇时间;其次,单局封顶分值设定为 21 分,当双方比分来到 14 平时,一方需净胜 2 分才能赢得该局;最后,决胜局继续沿用现行的 11 分换边规则,确保比赛战术的平衡性。

其实,“15 分制”的计分规则并非第一次出现。早在 2017—2018 赛季羽超联赛中就曾使用过“每局 15 分,20 分封顶,三局两胜,决胜局 11 分封顶”的赛制。而相比之下,此次世界羽联的尝试还没有羽超联赛那么“极限”——决胜局没有限制在 11 分封顶。

据世界羽联透露,试点的这十场比赛,第一场是 5 月 7 日至 11 日举行的墨西哥国际挑战赛,最后一场是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 日举行的中国国际挑战赛。世界羽联理事会将基于各方反馈,决定是否在 2026 年年度大会上提议正式启用新的计分规则。



2025 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日前举行,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杜宇 摄

## 羽联为何执意要改革？

羽毛球的积分制过去曾改动过多次,2000 年以前,羽毛球赛事一直实行 3 局 2 胜的 15 分发球得分制,比赛时间非常长,常常要打至凌晨,因此遭到诟病。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后,世界羽联一度将 15 分制改为 7 分制,仍采用换发球权制,并从三局两胜增加到五局三胜,但遭遇众多反对,很快这项变革推行不下去了。2005 年,世界羽联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考虑后推出了 21 分每球得分制,并于 2006 年 2 月 1 日正式实施并保持至今。21 分制取消了羽毛球长期以来保有的发球权制,采用每球得分制,比赛观赏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仍存在比赛时长过长的的问题。

2018 年和 2021 年,世界羽联再度两次力推 5 局 3 胜 11 分制,两次投票都未获通过。此后世界羽联在青少年比赛中实行 11 分制,2024 年世界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赛便实行了 11 分接力赛,但也遭到了诸多抵制。

既然这么难,世界羽联为何仍不断尝试计分规则改革? 原因只有一个:缩短比赛时间,让羽毛球比赛更有利于观众收看和转播。

## “高手依旧会是高手”

对于新规,有人支持,也有人表示反对。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就是坚定的反对者,他明确表示,“要取代现有的赛制并不简单,尤其是当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它。毫无疑问,更短的赛制可能对某

些球员有利,但如果真的实行这一变化,那就不是羽毛球了。”

比赛时间缩短、节奏加快,无疑会减少球员失误的容错空间,不利于较为慢热以及靠拉吊打法消耗对手的选手。但好处也显而易见——有利于转播推广的同时,也能减少球员的疲劳。马来西亚混双选手陈炳顺则表示支持新规,认为对延长老将职业生涯有积极作用。

对于新规,江苏省羽毛球队副总教练兼女子一线队主教练刘永则表示,不用焦虑,高水平运动员会很快适应新规。

“相比 21 分制,15 分制会拉近球员之间的水平,比赛会更激烈一些,毕竟 21 分制比赛,前面落后了后面还有机会追回来,15 分制就很难了。”

据扬子晚报

# 王宝强新剧《棋士》评分高却有争议

由王宝强担任监制并主演的《棋士》正在央视八套播出,该剧讲述了围棋老师崔业的黑化过程以及与其警察哥哥之间的猫鼠博弈,作品内核涉及荧屏少见的兄弟情主题。《棋士》豆瓣开分 7.5,是今年评分较高的罪案悬疑剧,但也引发了“人物性格模糊,故事没讲明白、剧情节奏不均匀”的争议。

《棋士》故事设定在上世纪初的南方城市,一个普通的围棋老师崔业(王宝强饰)因卷入一起信用社劫案,逐步走向犯罪,被身为警察的哥哥崔伟(陈明昊饰)穷追不舍,兄弟二人自此黑白殊途。不被偏爱的长子,被宠坏的小

儿子,兄弟俩的内心各有缺失,从小到大的命运起伏也如跷跷板般此消彼长。兄弟关系从早年的护佑与依赖转化为压制和怨怼,原本自然流淌的手足之情转变为家庭地位的博弈,兄弟之间既在乎又相互较劲。

对比罪案题材中常见的落魄小人物黑化的故事套路,《棋士》的主题、核心矛盾、故事逻辑是在中式家庭关系上落地生根,人物的外部困境是内在矛盾的体现,根本问题来自早年间家庭养育造成的人格固化,以及成长过程中兄弟关系缺失的内心阴影。兄弟矛盾是崔业最核心的人

物动机,顺着这条主线可以发现剧集表面的罪案故事下,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解读。比如突如其来的信用社劫案中,崔业没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没有两难选择的困境,没有角色之间的博弈,为什么会“没罪硬犯”帮助小劫匪夏生?

这段剧情里,作为人质的崔业听到哥哥崔伟在信用社门外向劫匪喊话,生出了近乎本能的逃避,他不想哥哥知道自己为儿子治病取钱,不愿被哥哥看到窘态,为此设计“弃子”帮劫匪逃跑。劫匪春生以身相代做“弃子”,用自己的命换下弟弟夏生(陈永胜饰),这一幕

触碰到崔业心中久违的手足情。夏生是别人口中的“废物”,更映照了崔业现下的人生处境。崔业的“弃子”方案,让夏生失去了唯一能依仗的哥哥。劫案现场的两对兄弟,实际上对应了崔业对兄弟之爱既抗拒又渴望的心理,但人物动机深意在影像叙事中模糊不清。

剧中,夏生救起被走私团伙抛入海中的崔业,两个窝囊弟弟互相拯救,人物关系从一对兄弟变成两对兄弟。崔业一步步走上歧途,与其说是生活所迫走投无路,不如说是在与哥哥失败的兄弟关系中一再进入“创伤时刻”被越推越远。而夏生的出现让崔业原本固化偏狭的人格在“亲情疗愈”中暂时松动,开始得心应手。

据北京晚报